

考古学通論

A. B. 阿尔茨霍夫斯基著

科学出版社

考古学通論

A. B. 阿尔茨霍夫斯基著

樓宇栋 淘 沙 張錫彤 合譯
張广达 馬景曾

鄒 如 山 校

科 学 出 版 社

1956年12月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从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4 年版譯出的。A. B. 阿尔茨霍夫斯基教授現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本書是他所写的高等学校学生适用的考古学教本。可以作為本書之特征的是：取材以苏联境內考古發掘及考古研究工作的成果为限，依次叙述了(1)石器时代；(2)青銅时代；(3)鉄器时代以及(4)曾在苏联境內存在过的奴隶占有制国家和封建国家，而在全部叙述中，著者永远根据考古發現闡釋人类社会發展的进程，充分論証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則。这使得本書在苏联成为学习考古学的津梁，在我国也可供整理考古資料的参考。

参加本書翻譯的有：

樓宇栋 (緒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

淘 沙 (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

張錫彤 (第八章、第九章) (第十章)

張广达 (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馬景曾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校者：羅如由

魏如由

考 古 学 通 論

Основы Археологии

原著者 [苏联] A. B. 阿尔茨霍夫斯基

翻譯者 樓宇栋 淘 沙 張錫彤

張广达 馬景曾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朝 陽 門 大 街 11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原 書 出版者 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印刷者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总經售 新 华 書 店

1956年12月第 一 版

書号：0633 印張：9 5/8

195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0001—5,803

字数：260,000

定价：(9)1.40 元

目 录

緒言.....	1
第一篇 石器时代.....	18
第一章 旧石器时代.....	18
第二章 中石器时代.....	40
第三章 新石器时代.....	46
第四章 銅石并用时代.....	58
第二篇 青銅时代.....	68
第五章 青銅时代.....	68
第三篇 鉄器时代.....	101
第六章 鉄器时代的开始.....	101
第七章 东欧和西伯利亞的鉄器时代早期.....	110
第四篇 苏联境內的奴隶占有制国家和封建国家.....	135
第八章 黑海北岸的古典国家.....	135
第九章 高加索的奴隶占有制国家与封建国家.....	161
第十章 中亞細亞与西伯利亞的奴隶占有制国家与 封建国家.....	175
第十一章 古代斯拉夫人。东欧中世紀早期.....	197
第十二章 9 至 13 世紀的罗斯	211
第十三章 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亞.....	242
第十四章 諾夫哥罗德.....	250
第十五章 莫斯科的兴起.....	262
参考書目录.....	275

插圖目錄

圖一	舍利期的手斧	出土地：薩坦尼-达尔, 阿尔明尼亞	23
圖二	尖狀器	出土地：克里米亞狼洞	29
圖三	刮削器	出土地：克里米亞狼洞	30
圖四	刮刀	出土地：克里米亞狼洞	30
圖五	刀形石片	出土地：庫爾斯克省阿夫捷耶沃	34
圖六	刮削器	出土地：庫爾斯克省阿夫捷耶沃	34
圖七	雕刻器	出土地：庫爾斯克省阿夫捷耶沃	35
圖八	中石器时代的箭鏃	出土地：叶林·波尔, 里亞贊省	41
圖九	細石器		42
圖十	石斧和石鑿	出土地：穆罗姆附近的沃洛索沃村	49
圖十一	克尔捷米納尔器皿	出土地：花刺子模, 詹巴 斯-卡拉	50
圖十二	新石器时代的刮削器		52
圖十三	新石器时代的石鏃	出土地：穆罗姆附近沃洛 索沃村	53
圖十四	有小窩篋紋紋飾的器皿		54
圖十五	特里波列居址出土的器物		61
圖十六	馬鞍形磨谷器		62
圖十七	陶器	出土地：安盧第一	64
圖十八	陶片	出土地：安盧第一和安盧第二	64
圖十九	紅銅短劍	出土地：安盧第二	65
圖二十	豎井期的陶器		66
圖二一	橫穴期的陶器	出土地：哈尔科夫省	72
圖二二	鏟刀和鋤頭	出土地：薩拉托夫省	75
圖二三	木槨期的陶器	出土地：卡依別里, 烏里揚諾	

夫省	75
圖二四 短劍與柴刀 出土地：薩拉托夫省蘇斯諾哇牙 馬薩	77
圖二五 法齊揚諾沃工具：石斧	80
圖二六 法齊揚諾沃的石制戔斧	80
圖二七 法齊揚諾沃的青銅斧	80
圖二八 法齊揚諾沃的陶器	81
圖二九 塞伊姆的短劍	84
圖三十 阿巴舍沃的陶器	85
圖三一 阿巴舍沃的斧頭和花瓣形薄片	85
圖三二 阿凡納美沃的陶器	87
圖三三 安德羅諾沃的陶器	88
圖三四 卡拉索克的刀子	89
圖三五 銀器 出土地：邁科普	91
圖三六 邁科普銀器上圖畫的展開面	92
圖三七 金器 出土地：特里亞列梯	94
圖三八 南高加索的青銅劍	95
圖三九 短劍 出土地：安盧第三	98
圖四十 陶器 出土地：安盧第三	99
圖四一 塔札巴吉亞布的陶器 出土地：花刺子模， 安格卡-卡拉	100
圖四二 斯基泰人的劍	113
圖四三 斯基泰人的鏃和薩爾馬提亞人的鏃	113
圖四四 斯基泰人的器皿 出土地：契吉林	114
圖四五 金鹿 出土地：科斯特羅馬村，庫班	115
圖四六 庫里-歐巴出土容器上斯基泰人的像	116
圖四七 契爾托姆雷克巨塚出土的銀瓶	117
圖四八 契爾托姆雷克巨塚出土的金質弓匣	118
圖四九 金梳 出土地：蘇羅哈	119

圖五十	伏尔加河流域的薩尔馬提亞人的劍·····	120
圖五一	金王冠 出土地：諾沃捷尔卡斯克·····	121
圖五二	季雅科沃的容器 出土地：卡施拉·····	123
圖五三	骨鏃、鉄鏃和陶墜 出土地：季雅科沃古城·····	125
圖五四	皮揚諾博尔的鈕扣·····	129
圖五五	塔加尔的容器·····	131
圖五六	塔加尔的青銅造像·····	132
圖五七	手磨·····	141
圖五八	双耳瓶·····	142
圖五九	繪有黑色人像的陶瓶 出土地：刻赤，米特里 达提山·····	143
圖六十	繪有紅色人像的陶瓶·····	144
圖六一	刻赤出土的大理石浮雕 丰产神哇克赫的同伴 希林的雕像·····	145
圖六二	泛雅典双耳瓶（正面和背面） 出土地：庫班， 伊里薩伯村·····	146
圖六三	斯芬克斯形狀的器皿 出土地：庫班，梵納果 里亞·····	147
圖六四	紅色塗料的器皿 出土地：奧里維亞·····	155
圖六五	刮磨器·····	155
圖六六	羅馬人的劍·····	157
圖六七	劍 出土地：帖舍巴因·····	162
圖六八	薩尔都尔的盔上的圖形 出土地：帖舍巴因·····	162
圖六九	阿哈尔戈尔出土的金質双馬耳環·····	165
圖七十	銀杯 出土地：阿尔馬茲·····	167
圖七一	阿姆河宝藏中的黄金薄片·····	177
圖七二	索格底希臘化时期的器皿 出土地：薩馬尔罕 附近的阿弗拉西阿勃·····	179
圖七三	器皿 出土地：托普拉克-卡拉，花刺子模·····	181

圖七四	薩馬尼朝的器皿內部形狀 出土地：薩馬爾罕 附近的阿弗拉西阿勃·····	185
圖七五	圖七四的外部形狀·····	185
圖七六	建築术中透雕的花紋 出土地：薩馬爾罕附近 的阿弗拉西阿勃·····	187
圖七七	建築术中透雕的花紋 出土地：薩馬爾罕附近 的阿弗拉西阿勃·····	188
圖七八	建築术中透雕的字母花紋 出土地：薩馬爾罕 附近的阿弗拉西阿勃·····	189
圖七九	帖木兒帝國的器皿 出土地：薩馬爾罕·····	191
圖八十	金碟 出土地：科漂納·····	194
圖八一	青銅質的騎士造像 出土地：科漂納·····	194
圖八二	基爾吉斯人的箭·····	195
圖八三	墓田出土的器皿 出土地：基輔省·····	198
圖八四	蘇札河畔發現的有繆司神像的器皿·····	202
圖八五	馬刀·····	208
圖八六	羅斯的劍 出土地：雅羅斯拉夫里附近的米哈 伊洛夫斯基村·····	215
圖八七	箭鏃 出土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烏茲多沃··	215
圖八八	头盔 出土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烏茲多沃··	215
圖八九	兩種型式的剪刀 出土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 格烏茲多沃·····	218
圖九十	熟鐵塊·····	220
圖九一	鐵匠用具 1. 鐵砧 3. 大鐵錘 4. 小鐵錘 5. 小鐵鉗 6. 大鐵鉗 7. 鍛鐵的砧 8. 鍛鑿 9. 冷鑿 10. 制釘器 11. 銼刀·····	221
圖九二	斧頭、斜犁頭和平犁頭·····	222
圖九三	刮刀·····	222
圖九四	鑲軸的髮墜·····	223

圖九五	玻璃手鐲·····	224
圖九六	斯拉夫型的容器·····	224
圖九七	塞維良人的髮環·····	229
圖九八	雅罗斯拉夫·福謝沃洛德維奇的頭盔·····	235
圖九九	鑲釉的金質髮墜 出土地：旧里亞贊城·····	236
圖一〇〇	飾有黑金鑲嵌的寬銀鐲 出土地：弗拉基米尔··	236
圖一〇一	浮雕武士像 出土地：尤里也夫—波爾斯基 大教堂·····	238
圖一〇二	犁割刀 出土地：蘇茲达尔·····	239
圖一〇三	克里維奇人的髮環·····	241
圖一〇四	維亞底奇人的髮環·····	241
圖一〇五	手斧、犁鏵、錘·····	245
圖一〇六	伏尔加河畔保加爾出土的小斧頭·····	247
圖一〇七	馬形鎖 出土地：伏尔加河畔保加爾·····	248
圖一〇八	木碗·····	252
圖一〇九	安樂椅的靠背 出土地：諾夫哥罗德·····	253
圖一一〇	安樂椅的靠背 出土地：諾夫哥罗德·····	253
圖一一一	白樺樹皮書札 出土地：諾夫哥罗德·····	254
圖一一二	短劍 出土地：諾夫哥罗德·····	255
圖一一三	骨制指甲除垢器 出土地：諾夫哥罗德·····	255
圖一一四	諾夫哥罗德工匠阿烏拉穆為自己製造的青銅 像，裝置在諾夫哥罗德索菲亞大教堂的大 門上，兩手拿着錘和鉗子。·····	256
圖一一五	斜方盾狀髮環·····	259
圖一一六	諾夫哥罗德古塚中出土的鐮刀·····	259
圖一一七	特維爾大公波里斯·亞歷山大羅維奇的獵矛··	269
圖一一八	特維爾大公波里斯·亞歷山大羅維奇的獵矛 的矛柄·····	270
圖一一九	1485年技師雅科夫監制的莫斯科的銅炮·····	273

緒 言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門。历史科学拥有各种文献的和实物的史料。后一种史料由于有其显著的特征，故必須由特殊的專家——考古学家来研究。

“考古学”（археология）一字的起源很不明确。希臘文“архай-ос”是“古代的”意思；“логос”是“科学”的意思，更精确些說是“言論”的意思。公元前4世紀柏拉圖在“希庇阿斯”的對話中初次使用这个術語，当时是泛指古代科学而言。現在这个不明确的術語已有条件地被賦予了固定的意义。考古学是根据实物史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过去的科学。

我們不想在其他历史科学中夸大考古学的相对作用：要知道这种夸大只能說明專家們的片面偏祖。但是無論如何，由于实物史料的數量完全以特殊的速度增加着，故它的这种意义也在增長着。文献史料的增加情况則略有不同：仅对20世紀的历史來說，我們才拥有連續不断的大量新穎的头等材料，至于其他世紀的历史，則很少有重大的發現。相反，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学的材料則倍增起来，而且都是主要材料。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这种材料的潜藏量是無穷尽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件物品都不会消失得毫無痕迹。历史現象可以在档案中或編年史中不留下痕迹，但是历史痕迹可以保存在地下，考古学家們的任务就是要發現这种痕迹。

实物史料大多埋藏在地下。現在仅有少数被考古学家取出。因此，所有考古学家把很多時間都花費在發掘上。古代的居址和墓葬被陸續發掘出来了。对設防的居址，考古学上采用的術語是“古城”

(городище); 对不設防的居址, 如果它們与古城同时代, 則用“古村”(селище) 一字, 如果它們比任何古城都早, 則用“遺址”(стоянка) 一字。

大多数古城都有土圍牆和壕溝圍繞。这些防御設施常常分成几个防御区域。原始圍牆是矮的。階級社会發生之后建立的圍牆往往很高。有些古城甚至有石牆。在多树林的地方, 广泛地利用木料建筑防御設施, 在無树林的地方, 則用泥土建筑防御設施。

在所有居址——古代的或現代的——中都存在着由有机物殘余和建筑殘存所構成的所謂文化層。它正被陸續發掘出来, 物品和建筑殘存正是埋藏在这种文化層中。層的厚度非常不一致: 从几厘米到 20 米, 或更厚些。通常, 人們居住越久的地方, 層越厚, 但是單純根据層的厚度来判断人們居住的久暫, 則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層的增加是非常不平衡的。

古代的墓葬情况是在發掘有坟堆的古墓中, 或者簡直是在發掘沒有任何坟堆的古墓中了解的。

除了發掘所得的实物史料外, 考古学还研究在各种土工中偶然發現的东西, 包括宝藏在內。此外还有一般在地下沒有的那些实物史料, 例如: 中世紀宝庫中的材料, 各种古老的建筑物及其浮雕、鑲嵌等。它們也是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

發掘工作要求考古学家运用許多不同的特殊的方法。除去發掘和發掘的准备外, 考古学家还进行考古調查, 在調查中經常会發現对考古学說来是新的古城和古村, 新的遺址和坟墓。

研究古物不是本来目的。只有把这些古物当作历史研究的材料时, 它們才有科学价值。但是, 有些考古学家仍然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从表面上描述获得的物品、确定其年代、日常用途、制造技术、属于某一部落等等。这当然是研究的必要准备阶段。但是考古学如果只限于此, 就沒有权利存在下去。在研究物品的时候, 應該把物品彼此联系起来, 并和發現它們的附近的建筑物联系起来, 同时应以闡明根据該史料可以探索出来的人們之間的关系为主要目的。决不能只局

限于登記事实，而必須力求历史地說明它們。

古典时代和中世紀流傳到我們手中的实物史料，應該与相应时代的文献史料配合起来研究。在进行这种配合研究时，便能对这些不同种类的科学材料进行互相檢查。考古学的材料多次地証實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紀的作者們記載的准确性。

原始古物通常屬於文献資料还不存在的时代。但是在这里，民族学的材料有其特殊意义，因为迄今在現代原始部落中尚存在的（或在不久以前还存在的）許多文化現象，能幫助我們研究原始遺址的居民的生活。考古学和民族学常常能够互相补充。民族学家研究的殘余，对于考古学家不仅在研究原始古物，而且在研究封建时代的古物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考古学家能够幫助闡明民族学現象的起源和發展。

考古学所研究的实物史料，只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中才占有应有的地位。要知道，生产力——其意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确定的——的历史，正是根据实物史料来研究的。

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人——这就是决定社会对自然界的关係的生产力。

馬克思的下面几句话直接涉及到了考古学材料：“要認識已經灭亡的动物的身体組織，必須研究遺骨的構造；要判別已經灭亡的社会經濟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遺物，有相同的重要性。划分經濟时期的事情，不是作了什么，而是怎样作，用什么劳动手段去作。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發展程度的測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¹⁾。馬克思所謂的劳动手段，主要是指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的历史是由考古学家研究的，考古学家拥有工具本身以及借助于工具制成的物品。

然而，如果只直接根据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关系（人們在生产过程中彼此間的关系）的判断，来簡單地解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就只能

1) K.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4—195頁。

导致机械主义的錯誤。当然，生产关系必須和生产力的性質相适应的規律，提供了做出重要历史結論的可能性。但是，生产关系的發展落后于生产力的發展。如所周知，就是生产力也不是單指生产工具而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可是，某些考古学家竟忘記了这点，而迷恋于制造术的研究。我們必須始終以現有全部史料作为依据来恢复历史現象。但是所有历史学家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应記住考古学所研究过的生产工具的意义。忘記这点，只能走向唯心主义。

考古学家賴以恢复生产关系的面目的，不單單只有生产方面的殘存。要知道發掘过的古代住宅及其他建筑物，給得出关于社会制度的結論提供了材料，因为随着社会制度的每个变化，它們也要变化着，下面將援例以証。考古学家也研究古代的意識形态。实用艺术品，祭祀用品等可作此用。但是，考古学家在自己的全部研究中应当永远注意到社会生产力水平。

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才認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門。在資產階級国家中，是脱离古代社会的社会經濟制度来研究古物的；因此根据考古材料，却不能做出有充分价值的历史結論。大部分資產階級学者根本否認考古学和历史科学之間的直接联系，他們时而把考古学列入自然科学內，时而把它列入所謂艺术科学內，时而又列入某一其他部門內。但是，也有个別人企圖把考古学和历史科学联系起来。这一点，在进步学者中，是把考古学与苏联科学接近；而在反动学者中，則是把考古学与資產階級史学的反动流派接近。

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劳动工具、武器、裝飾品、器皿，以及住所、作坊、堡壘等等。下面几个考古学部門各有若干独立性：銘刻学——研究石头上、金屬上、粘土上和木头上銘文的科学；古錢学——研究錢幣的科学；印章学——研究印章的科学；章紋学——研究章紋的科学。考古学經常利用地質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的材料来解釋發掘所得的觀察；而它本身又能給这些自然科学提供珍貴的材料，不过它却仍始終是历史科学。

本書的目的是想使讀者熟悉苏联考古学，所以在書中必須給我国考古学的历史提供一个簡略的輪廓。至于国外考古学，只是在談到某些共同問題时，才順便提一提。

人們对古物很早就發生了兴趣。俄罗斯編年史告訴我們，在普斯科夫保藏着公爵夫人奧丽佳的雪橇，在弗拉基米尔附近的博戈柳博沃村保藏着波里斯公爵的宝劍等等。这些东西並沒有保存到我們現在，但是在普斯科夫直到現在还保存了普斯科夫人珍藏的福謝沃洛德和多夫蒙特公爵的宝劍。这类物品中最珍貴的收藏，自古以来就保存在莫斯科。

中世紀的物品在欧亞各国首都都是藏在政府的宝庫中的，其中最好的一个要算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武器館，它那 17 世紀时对收藏的选择和登記特点証实了当时俄国对古物，首先是对武器和艺术裝飾品，已有濃厚兴趣。在 17 世紀时，武器館的領導人大貴族 Б.М. 希特罗沃，对館的發展起过重要作用。現在，像如此丰富和系統地精选的古物宝庫，已是举世無双的了。

彼得大帝已經極其注意俄国古物的發掘。他命令收集在“地下或水底的……古代的銘刻……古代的武器、器皿以及一切古老和罕有的东西。”“在什么地方發現的——他写道——就按發現的情形画下圖案来”。类似的要求对当时欧洲的科学來說还是新的，因为一般說来，当时西欧的学者对發掘的武器或器皿尚不感兴趣。

18 世紀时，随着貴族收藏事業的發展，許多国家的古董家也开始收集个别的考古發現物。未几，某些国家中便产生了以科学为目的的發掘的最初嘗試。俄国著名历史学家 Б.Н. 塔齐舍夫早在 18 世紀上半期便从事于考古工作，并發表了世界上最初关于考古發掘的指南之一。当 18 世紀下半期黑海沿岸并入俄国版圖以后，我国对古物的兴趣倍增起来，在这片土地上，陸續發現了希臘化时代的古物。早在 18 世紀，俄国学者便对黑海沿岸的古城和古墓进行了初次發掘。

俄国境内古典时代古物的研究早已取得卓越的成就。И.А. 斯捷

姆普科夫斯基首先(比西歐各國早)在古博斯波爾王國境內(刻赤地區)對古希臘城市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1830年,在刻赤附近發現了一座斯基泰人古墓庫里歐巴,這座古墓首次把希臘的精巧的藝術品介紹給學術界,至今,在我國發現的這種藝術品,比任何其他國家發現的都要優美。此後,乃加緊尋覓金器,來裝飾彼得堡的愛米塔什博物館。對貴重物品的特感興趣是貴族考古學的特徵,而在19世紀前半期,考古學在我國是作為貴族歷史科學的一部分而發展起來的。

俄羅斯斯拉夫的考古學(研究東方斯拉夫人的古物和中世紀羅斯),在我國幾乎是和古典時代的考古學同時發展起來的。1812年衛國戰爭後所掀起的民族熱潮,其後果之一就是加緊尋覓有關古羅斯歷史的新史料。最初注意到的是文字資料,但是古代手稿的發現者К.Ф. 卡萊多維奇早在當時已將發掘的羅斯古物運用到科學上,並刊印了和相當正確地注釋了在古里亞贊發現的金器寶藏。他還首次給羅斯古城以科學的描述。З.Я. 霍達科夫斯基第一次估計到我國特別豐富的古城和古墳的價值。А. Д. 契爾科夫在1838年用正確的方法對中部俄羅斯的斯拉夫人的古墳進行了首次的發掘。可惜,後來進行的情況很不好。

19世紀中期,反動分子和淺學者А.С. 烏瓦羅夫,對弗拉基米爾地區的古墳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4年內發掘了7729個古墳);但是在如此匆忙中掘得的一些重要的古物甚至沒有按墓葬來區分,故這些古物幾乎毫無科學價值。從7至14世紀的物品都無可救藥地混亂地堆在博物館里。這表現了貴族收藏的典型特徵:極力收羅精品;輕視數量眾多而有學術價值的普通材料。

19世紀中期,在俄國除了貴族考古學以外,還出現了資產階級的學術派別。當時這派別的主要活動家是И.Е. 查別林,他和先進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有緊密聯繫。他是貧苦小市民出身,他開始自己的活動時,是武器館的第二級服務員,但他終於自學成了一個傑出的科學家。他是在Т.Н. 格拉諾夫斯基的領導下開始自己的活動的。他善

于利用武器館中極好的收藏來研究古羅斯的生活史。他是世界上首次制訂發掘大墳墓的科學方法的人，並指出對堆層次的考察能得出一些重要的結論；1863年他在德聶伯河下游發掘了斯基泰人的一座最豐富的墳墓——契爾托姆雷克，1864年他在塔曼附近發掘了一座最豐富的希臘古墳——大布利茲尼查。

就考古研究的規模來說，就採用的方法的精確性和新穎來說，俄國的考古學家常常是勝過西歐考古學家的。

歐洲學者們中，最初制定根據動物群來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的方法的，И.С.帕利亞科夫是其中的一個。А.А.伊諾斯特蘭采夫在拉多加湖附近進行的發掘，是歐洲根據各種考古學的、地質學的、生物學的研究來研究新石器時代的第一人。這些發掘的結果，他第一個駁倒了似乎磨制工具（在他發掘的遺址中曾發現過，但並不是到處都有）是新石器時代的特徵的這種偏見；被他駁倒的關於新石器時代的這種概念，現在任何人都不會贊同，但當時卻統治着歐洲的學術界。著名的地理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Д.Н.阿努琴對俄國考古學的發展起過積極的影響。他是歐洲第一個用考古材料成功地指出（在他19世紀末期所寫的關於弓箭和葬式的著作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發展有共同的途徑。他的著作指出了大多數考古學家把無窮盡地尋求借用當作自己基本職業的非科學性；他第一個說明，表面類似的許多現象不是由於借用，而是由於發展的共同途徑，雖然他並沒有研究這種發展的基本規律性。

В.В.法爾馬考夫斯基把古典時代城市的研究提到了更高的水平，他在20世紀初期曾對希臘城市奧里維亞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他的獨創的發掘方法把有悠久時代的城市的面貌和範圍完全弄清楚了；至於外國的古典時代的城市，還沒有人獲得如此成功的和令人信服的結論。一般說來，黑海北岸的古典時代的古物，由於俄國學者的努力，而比其他大多數國家的古典時代的古物要研究得完善。

19世紀下半期，有許多古老城市的中亞細亞，加入了俄國版圖。這些城市在遠古時期已有高度的發展，到了中世紀仍是世界上文化

最高的地方；這些城市對考古學是十分珍貴的，但在這些地方的發掘却是複雜而困難的。最初，只限於考古探查。Н. И. 魏謝洛夫斯基在中亞細亞成功地進行了這種調查。同時，他發現了東方希臘化時代的諸王國的城市，在這以前，從未有人在任何地方發現過這種城市。散布在中亞細亞的丘崗，即所謂“捷坡”，外國旅行家認為是些古坟，但他正確地斷定：這些丘崗是由古代住所建築遺存所堆成的。20世紀初，В. Л. 維亞特金以其多年的發掘，創建了薩馬爾罕的考古學，薩馬爾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古代文化的中心之一。他比西歐的考古學家們還早，發掘了東方中世紀的居住層和研究了這些居住層的考古學，他也研究古典時代的文化層。

19世紀末，對俄羅斯斯拉夫古坟的研究特別活躍起來。Л. К. 伊萬諾夫斯基對諾夫哥羅德地區的坟墓進行了發掘。他第一個成功地把發掘規模的宏大性和發掘的方法結合起來，所以，他的材料後來成為俄羅斯古坟年代學的基础。

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烏茲多沃散布着10世紀俄羅斯親兵武士的最有價值的坟墓。В. И. 西佐夫是這些坟墓的主要調查人，他在1885年發掘了一座有斯拉夫人用器的無比豪華的公爵墓，他用自己的調查駁倒了俄羅斯的和外國的諾曼論者的虛構。這位研究者發現了最古的斯拉夫坟墓，即所謂長墓。他很好地指出了古物類型的演變在年代學上的意義（以維亞底奇人坟墓中的七蹠發環為例）。В. И. 西佐夫把古羅斯手稿中的插圖和考古學結合起來研究。

А. А. 斯皮勤根據墓葬的材料研究了古羅斯部落的分布情況，他的結論和編年史上的記載相符合，並很多地方補充了編年史。這位研究者在我國科學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所公布的和分了類的古物（原始古物和中世紀古物），其數量之多为俄國考古學家任何人所不及。對古羅斯進行的考古學研究，首次向世界指出：中世紀古物的發掘能提供多么有價值的成果。

革命前俄國考古學的知名人物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科學的先進代表。但是，俄國也流行資產階級考古學的下列特點，例如不注意社會